

尚

書

箋

甘誓弟四

虞夏書四

尚書卷四

王氏集注并箋

甘誓

司馬云有邳氏不服啟伐之大戰于甘將戰作甘誓箋曰墨子莊子皆

云禹攻有邳呂覽同又云夏后相與有扈戰于甘澤不勝六卿請復之劉向說禹三戰而不服修教一年有扈服淮南子說有扈爲義而凶高誘云有扈啟庶兄以堯舜傳賢故伐啓凡言禹伐者或以在夏書通舉禹耳此篇因不勝而申軍令以爲用兵之法

大戰于甘

大傳曰戰者憚誓之也馬曰甘有扈南郊地名甘水名今在鄂西

鄭曰天子之兵故曰大箋曰說文戰門也

水經注渭水東合甘水出南山甘谷又

云甘亭在水東鄠縣皆夏啟伐有扈作誓於

是言戰者敗詞也春秋傳曰內不言戰言戰

乃敗矣大戰者大敗也乃召六卿司馬曰乃

六軍大敗故責六卿乃召六卿召六卿申

之鄭曰六卿者六軍之將周禮六軍皆命卿

則三代同矣箋曰洪范夏制有入官此召

六卿故知六軍將也乃始也難也召詩王曰

也軍士不用命乃誅元帥故難其詞王曰

嗟六事之人予誓告女女東晉本作汝下並

會同曰詰鄭曰變六卿言六事之人者言軍

更已下及士卒也箋曰墨子云王乃命左

右六人下聽誓說文王天下所歸往也嗟咨

也事職也誓約束也白虎通曰王者或稱子

也

予我也改帝稱王者傳子之世非眾所推立
特以仁義歸往其子嗣故改稱也以軍事爲
重故曰有扈氏馬曰姒姓之國爲無道者鄭
六事占文作呬夏后同姓所封在鄂有扈谷
文扈班固云鄂古國夏啟所伐扈又作戶
甘亭班固云鄂古國夏啟所伐扈又作戶
威侮五行怠棄三正大傳曰王者存二代之
統立三政周以至動殷以萌夏以芽物有三
變故正色有三天有三生三死是故周人以
日至爲正殷以日至三統土有三王王持一
六十日爲正天有三統土有三王王持一生
死三統者所以序生也三王者所以統天下
是故三統三正也若循環周則又始窮則
反本也夏以孟春月爲正者貴形也又曰夏
以孟春月爲正殷以季冬月爲正周以仲冬

月爲正夏以平旦爲朔殿以雞鳴爲朔周以
夜半爲朔不以二月後爲正者萬物不齊莫
適所統故必以三微之月爲歲之三正也馬
曰建子建丑建寅三正也鄭曰五行四時盛
德所行之政也威侮暴逆之三正天地人之
正道 箋曰李賢說威虐侮慢也五行洪範
五行以配五事夏所以受命者三正三統傳
子之世所立者以已世及不可使先代一傳
而終故存爲二王後扈不服赦而稱兵於事
當討然專爲傳子致變故惟罪以不知天命
不服正朔奉天子也威猶 天用剝絕其命 剝
威也威傷者伐天子也 箋曰剝絕也不臣天
說文引東晉本作勦 箋曰剝絕也不臣天
子是絕於天命墨子書作日中今予與有邛
氏爭一日之命古文用从中蓋 今予惟其行
以天用爲日中引天日爲證

天之罰

共從司馬本墨子同高氏引作龔箋曰墨子引書云且爾卿大夫庶人

子非爾田野葆玉之欲也予共行天之罰也

左不攻于左女不共

命右不攻于右女不共命

鄭曰左車左右車右箋曰女謂卿

將也軍士罪皆坐其帥則兵精部曲整令不煩也故兵法云殺士卒之半威震天下治兵唯在使將自后始言之以爲後法攻治也巧也精選其士墨子書以左右爲左右二軍

御非其馬之政女不共命

政從司馬本墨子同其作爾箋曰

御使馬者言左右御舉帥車以賅車徒也非違也

用命賞于祖

箋曰云賞于祖言分命之均也禮記云古者師行必以遷廟主行載于齊車無則以幣又曰古

者祿有功必賜祿於太廟此祖謂太祖非不
遷主也六卿官尊故賞于祖謂祭于大蒸不
用命戮于社不從司馬本戮司馬作僂筭
也鄭注周官云凡師既受甲迎社主
社軍社也戮于社者軍士將吏也子則帑
戮女帑鄭眾引作奴筭曰帑若箕子爲奴
或殺之敗軍之罪重也帑金幣
所藏然則帑之者沒其家資與

甘誓四

尙書四

湯誓第五

商書一

王氏集注并箋

湯誓

司馬曰當夏桀爲虐政淫荒而諸侯

從湯

自把鉞以伐昆吾遂伐桀作湯誓

於是湯曰吾甚武號曰武王桀敗于有城

之墟奔于鳴條鄭曰契始封商遂以商爲

天下之號商國在太華之陽箋曰本紀

楔子昭明子相土子昌若子曹圉子冥子

報丙子主壬子主癸子天乙是爲成湯諡

法除殘去虐曰湯張晏說湯

字也夏殷之主皆以名爲號

王曰

司馬作湯曰箋曰先稱王者不可以
諸侯伐天子史記說號武王言敢于爲

王格爾眾庶悉聽朕言司馬曰格女眾庶來

眾庶叛桀來請師者時伐昆吾非台小子敢

將歸眾降人來囚誓之悉審也

行稱亂司馬曰非作匪稱作舉馬曰台我也

也舉兵有夏多罪天命殛之大傳曰桀刑殺

作亂故爾梁遠遂以是凶今爾有眾司馬

女曰我后司馬曰我君今爾有眾爾作

我后不恤我眾舍我穡事而割正司馬曰穡作

經作割正夏箋曰不恤者自訴其勤也言

不違自恤舍農事而來求君思大國之正已

也割害通用字害

正因害而求正

子惟聞女眾言夏氏有罪

司馬引此至不正

十子畏上帝不敢不正

八字在多罪句下

子畏上帝不敢不正

此下有今夏多罪句在天命殛之之上

今女

箋曰天明威自民明威故畏上帝

今女

其曰夏罪其如台

司馬曰有罪其奈何

言夏有罪其將又言

夏王率遏眾力率割夏

夏無罪則不輔予也

夏王率遏眾力率割夏

邑有眾率怠弗協

司馬曰遏止割奪邑國協

怠惰不和同

箋曰率律通改通用字詞也

言夏遏止眾力脅以自助又害夏邑之民故

眾怠而不與同力無助可伐也

曰時日曷喪

白虎論

夏曰夏邑言京邑也

曰時日曷喪

子及女皆人

大傳曰夏人飲酒醉者持不醉者不醉者持醉者相和而歌曰

益歸于薄益歸于薄薄亦大矣故伊尹退而
間居深聽樂聲更曰覺兮較兮吾大命假兮
去不善而就善何樂兮伊尹入告于王曰大
命之去有日矣王儻然歎啞然笑曰天之有
日猶吾之有民也日人則吾亦人矣是以伊
尹遂去夏適湯司馬曰是日何時喪子與女
皆人鄭曰桀見民欲叛乃自比于日曰是日
何當喪乎日人我與女亦皆喪人引不人之
徵以齊恐下民也箋曰此述桀言也孟子
引以爲民言則不得言夏德若茲故諸家皆
不從之桀自比曰日不人者也如日人則民
必盡人無日不能生也女女民也女民欲
我人我何至人乎君主民猶日主萬物日人
則萬物不能存非物之利吾人亦非民利與

民相守女民盡亡乃能及我言不畏天下之
兵孟子引曷爲害皆爲借說云民欲與之借
亡趙歧說日乙卯日也害大也湯臨土眾誓
言是乙卯日桀當大喪亡我與女俱往亡之
夏德若茲箋曰茲此也若此皆今朕必往日

民言柰何桀誓曷喪勢尙爾尙輔子一人
盛不可攻故告以必往司馬

輔作及箋曰白虎通說王者自謂一人者
謙也欲言已材能當一人耳爾謂降民也軍

至欲其內應更稱一致天之罰予其大賚女

人者臨天下之詞司馬賚作理鄭曰賚賜也箋曰大賚
司馬賚作理鄭曰賚賜也箋曰大賚爾

革命之賞傳曰周有大賚賚大封於廟也爾
無不信箋曰不信者先請朕不食言箋曰食
降後又不從義師詐僞也

不僞言者許

爾不從誓言

司馬爾作女箋

其必興師

日盟湯受桀

日約信日誓蒞牲

記曰殷人作誓謂此也非誓師之誓

于則

帑戮女罔有攸赦

司馬戮作修鄭曰大罪

周禮云其奴男子入于罪隸女子入于春橐

箋曰帑戮謂克夏之日以不從誓者爲俘

虜赦置也刑及大夫以上故云無有所赦縱

湯誓第五

尙書五

盤庚弟六

商書二

尚書卷六

王氏集注并箋

盤庚

司馬云盤庚之時殷已都河北盤庚渡河南復居成湯之故居適五遷無

定居殷民咨胥皆怨不徙徙盤庚乃告諭諸侯大臣乃遂涉河南治亳行湯之政然後百姓由甯盤庚崩弟小辛立殷復衰百姓思盤庚適作盤庚三篇馬曰盤庚祖乙曾孫祖丁之子不言盤庚詰何非但錄其詰也取其徒而立功故以盤庚名篇鄭曰盤庚湯十世孫祖乙之曾孫祖乙居耿後奢侈侈踰禮土地迫近山川常圯焉至陽甲立盤庚爲之臣乃謀徙居湯舊都上篇是盤庚爲臣時事下篇盤庚爲君時事

日書分三篇第一篇乃小辛時諸大臣追述殷庚之政以刺小辛時諸貴族放逸與遷殷事不相涉其第二篇始並述未遷時之令弟三篇述初遷之令因美殷庚附及之耳俞

樞說

殷庚遷于殷

箋曰本紀湯子外丙中壬孫太甲太甲子沃丁太庚太庚子小

甲雍已太戊太戊子仲丁外壬河亶甲河亶甲子祖乙祖乙子祖辛沃甲祖辛子祖丁沃

甲子南庚祖丁子陽甲盤庚凡十世十九君

紀年殷庚名旬殷都在河南偃師湯至太戊

居之百五十七年仲丁去而居囂至殷庚凡

四遷復還舊都故小辛時諸臣述其既遷之

政民不適有居

箋曰適如也如猶順也民在都下爲新遷諸大族所侵奪

故客主

率籲眾戚出矢言曰

戚從說文引東

箋

曰籲呼矢陳也率讀爲吹眾戚王族姻也民

爰呼懇王以眾戚兼并之故及出朝又陳言

于王極我王來旣箋曰旣息也詩曰伊余來

言民病我王來旣箋曰旣息也詩曰伊余來

庚欲息民我王來旣箋曰旣息也詩曰伊余來

故遷于殷我王來旣箋曰旣息也詩曰伊余來

箋曰重猶愛也劉剝落也詩曰將采其劉言

般庚遷京本爲重恤民生恐其凋喪之故

不能胥匡以生卜稽曰其如台

箋曰匡正卜

也客主不能相正其生業子民

謀之曰其當如何言當定經制先王有服恪

謹天命

箋曰服謂甸服也恪非古字當作各

茲猶不常甯不常厥邑

箋曰茲此京邑也殷謂京師爲邑不常安

者後漸益兼并民田經界不正

于今五邦

馬曰五邦謂商北

自商徙亳

箋曰五邦者薄囂相耿殷也湯

之前入遷而還薄湯之後五遷亦還薄薄謂

之殷數其地則今不承于古罔知天之斷命

四其遷則五

箋曰斷決也天斷一遷般而今罔知決斷

矧曰其克從先王之烈

箋曰矧詞烈業也言卜

若顛木之有由栝說

稽之意當修湯舊政也

引也櫛馬曰顛木而肆生曰栝箋曰顛

當爲柙木自斳也

國經五遷如木已仆望其

條生天其永我命于茲新邑箋曰新卽殷也

耳

天其永我命于茲新邑

箋曰新卽殷也

曰紹復先王之**大業**底綏**四方**

箋曰勸以紹業所謂箴也

般庚敷于民

箋曰敷篆作學覺悟也傳曰由

乃在位以常舊服**正法度**

箋曰由讀爲迪道也民言紹先業般

吏悟焉乃迪道眾戚以湯舊曰毋或敢伏小

人之攸箴

馬曰箴諫也鄭曰奢侈之俗小民咸苦之欲言于王今將屬民而詢

焉故敕以無伏之

箋曰讀爲爰毋或猶

無有也伏壓也箴許慎說爲緞衣箴竹竿之

類其制蓋若誹謗木般庚既正法度于是眾

戚無有敢以貴陵伏小民之所箴者終言其

效也自此以上皆小辛時追王命眾悉至于

思般庚所記述故皆題般庚

廷

箋曰此下稱王者記殷庚當時之事眾眾

王若曰

箋曰廷朝中也將頒諸故悉于廷面命之

順王意修飭爲此篇 格女眾予告

女

箋曰格升也

訓女猷

箋曰訓猷皆道也

黜乃心無

傲從康

箋曰黜貶下也從恣

古我先王亦惟

圖任舊人共政

大傳曰書曰若德明哉湯任

湯也湯宅薄從先王居

修明舊法任舊臣言

遷邑之後舊人當自新

以共政云亦者亦今

說文引王譎告之爲

切磋之

王播告之修

司馬曰高后成

湯與爾之先祖俱定天下

法則可修 箋曰

土先王之是也播告是修言舊人共政惟修

王所不匿厥指王用不欽箋曰匿亾也隱也

敷告不隱匿王所示意罔有逸言民用不變箋曰

王政用以大興也流言下所謂逸口浮言也民怨其上今女聒

聒起信險膚聒說文引作慤古文作聒馬

聒難告之見箋曰銘斷也信伸通用字險

檢古今字下言檢臚語所謂膚受之訴也子

字流言相傳曰乃羣起申其檢民浮言也非

弗知乃所訟箋曰乃女也訟容通用字上非

予自荒茲德惟女舍德舍東晉本作舍何以

成德

箋

不惕予一人

白虎論引惕作施箋曰易移也子治民

口荒治也

不能自治大臣無德君

子若觀火予亦燭謀

亦無德是女不施於我

箋曰燭讀若月三日肫明未盛也許慎讀若

巧拙云火光也觀火本明燭者蔽之喻臣能

蔽君謀作乃逸箋曰作起整飭之也謀者盤

也乃逸逸若網在綱有條而不紊箋曰綱結繩

由臣也亂也大臣爲民之綱維若農服田力嗇乃亦

當令有條理則民不亂若農服田力嗇乃亦

有秋箋曰農耕人也嗇廩臧禾穀也秋禾穀

女克黜乃心施實德于民至于婚友箋曰黜

猶降也

民中亦有女婚
友非可欺侮也
不乃敢大言女有積德
箋曰不乃

乃也積德先乃
不畏戎
箋曰戎相也畏民助

人積累之德乃
不畏戎
箋曰戎相也畏民助

成王
毒于遠邇
箋曰毒厚也遠邇猶臣民也

畏相
毒于遠邇
箋曰毒厚也遠邇猶臣民也

爲畏
相也
毒于遠邇
箋曰毒厚也遠邇猶臣民也

不服田畝越其罔有黍稷
箋曰承上服田專

計久長也畝從田十久字亦作晦分疆之田
也樹穀曰田六尺爲步步百爲畝黍禾屬而

黏者今高粱稷
女不和吉言于百姓
箋曰和也

吉善也百姓百官受姓者舊家
惟女自生毒

箋曰生產也唯己之乃敗禍姦宄以自災于

家產是厚不恤人也乃敗禍姦宄以自災于

厥身箋曰敗毀禍害姦私宄姦也災併古通用併害也

產則害於國敗禍必至乃既先惡于民箋曰惡憎

如併壅之為併害也乃既先惡于民惡憎

惡也民先乃奉其恫箋曰恫調也即同字奉

惡其不匡乃奉其恫承也承以同僚君上之

俱憎女悔身何及漢石經身作命箋曰身

惡今斯今一作匪躬斯躬石經誤相時儉民猶

作命也躬何及者一無所及檢漢石經作散說

胥顧于箴言其發有逸口文引作惡馬曰

相視也檢利小小見事之人也箋曰責其

聒聒而起浮言也儉即僉字眾也眾民箴言

也儉即僉字眾也眾民箴言

當相顧之其矧予制乃短長之命女曷弗告

可謂逸口乎矧予制乃短長之命女曷弗告

朕筮曰短長猶得失也貴戚大臣之長短卽

民止而胥動以浮言恐沈于眾言也民謗既

輿將有危禍若火之燎于原不可鄉邇其猶

可撲滅筮曰言眾怒難犯也燎放火也廣平

則惟女眾自作弗靖非子有咎馬曰靖遲任

有言曰人惟舊惟舊一作惟求舊馬曰遲

賢器非求舊惟新筮曰以器古我先王暨乃

祖乃父胥及逸勤子敢動用非罰

子敢五經異義引作

子不敢箋曰

匪罰非罪而罰世選爾勞子不掩爾善箋曰

也言已茲子大高于先王爾祖其從與高之

作福作災子亦不敢動用非德

大傳曰古者諸侯始受封

則有采地百里諸侯以三十里七十里諸侯

以二十里五十里諸侯以十五里其後子孫

雖有罪其采地不黜使其子孫賢者守之世

世以禍其始受封之人此之謂興滅國繼絕

世書曰茲于大高于先王爾祖其從與高之

此之謂也鄭曰大高謂蒸嘗也箋曰周禮

有功者祭于大烝何休說禘則祭功臣依大

傳說王世不絕則功臣有祀耳作福作災猶

作福作威也謂大臣專擅凶害國予告女于

家故不敢用非德以阿縱貴戚鄭曰告女于我心至難矣夫

難若射之有志射者張弓屬矢而志在所射

必中然後發之為政之道亦如是也以已心

度之可施于彼然後出之箋曰告難者以

已心度人心未必全中特以意擬之耳謙不

欲窮其私故先言未必中然後責之志猶擬

也禮記云女無老侮成人無弱孤有幼老侮

志矢一乘從唐

石經漢石經老作翁弱作流鄭曰老弱皆

輕忽之意也箋曰侮孤亦皆輕忽言民不

可各長于厥居箋曰客主相勉出乃力聽予

一人之作猷箋曰作爲也予訓無有遠邇箋

女猷女當勉行之

遠民

通臣用罪伐

箋曰罪罰伐敗也

厥死

箋曰厥其也其將至于死用

德章

箋曰章明顯也

厥善

箋曰善美也民皆歸美無矢言者

邦之臧

惟女眾邦之不臧惟予一人有佚罰

國語引邦皆作

國佚作逸

箋曰佚罰過當之罰予將執法刑及貴戚大臣爲過甚也

凡爾眾

其惟致告

箋曰惟思致告之意

自今至于後日各共

爾事

共從漢石經

齊乃位

箋曰齊平也列中庭之左右謂之位

度乃

口

乃漢石經作爾度量也量其口無大言

罰及爾身弗可悔

箋曰此篇爲般庚之誥美其卹民隱能正羣臣

般庚作

鄭曰作渡河之具

箋曰作造謀也此篇追述陽惟涉河以民遷

甲時般庚爲臣謀遷般之事乃語民之弗率誕告用

柳豪族故有民同遷乃語民之弗率誕告用

單單從馬東晉本作直馬曰語告言也單

循法度者大告以誠舍其奢侈之罪與之更始其有眾咸造馬曰造

箋曰造勿褻在王庭褻眾經音義引作媮

婁會廷議故戒以勿褻云王廷者般庚爲臣之詞般庚乃登進厥民

箋曰登進者延眾升也般庚爲擯曰明聽朕

傳王命致萬民于外朝故登厥民曰明聽朕

言無荒失朕命箋曰以下代陽甲之詞烏呼

古我先后罔不惟民之承箋曰先后以後保后胥

戚

漢石經戚作高 箋曰戚眾戚也保安也 后繼體君也言大族貴宗所以安國家相

幼

鮮以不浮于天時

箋曰鮮當為斯古字通 用浮汜也猶過也言君

臣

相保順天時為政

殷降大虐

鄭曰殷者將 遷于殷先正

無

浮溢乃足以拯民

其號

箋曰殷者成湯以前之舊 號虐害也仲丁時殷都有大害先王不懷

厥

攸作

箋曰先王湯懷安也湯舊都兼并湯 亦不安其所以作而謀遷去殷之故

視

民利用遷女曷弗念我古后之間

箋曰言 四遷之

利

女眾

承女俾女

箋曰俾職也 承讀為拯

惟喜康共箋曰

所

聞也

承女俾女

承讀為拯

惟喜康共箋曰

喜讀若股肱喜哉之喜興也惟思康樂共具也思興民使安樂供事非女有咎

比于罰箋曰遷者流放之罰子若顓箋曰若顓順也順

民顓訴之情懷茲新邑箋曰新邑新作京邑懷茲謂民思遷亦惟女

故以丕從厥志箋曰丕讀爲不民皆思遷眾戚不欲遷子亦不敢從民志

言依違重其事今予將試以女遷安定厥邦女一作爾邦一

作國箋曰將者未事之詞試用也用遷以安邦言已謀之審而又慎女不憂

朕心之攸困一本女上有今字乃咸大不

宣乃心欽念以忱箋曰宣均也古者宣旬同字欽興也忱誠也眾戚皆

大不均其心又不動于一人爾惟自鞠自苦

輿念誠信之行箋曰鞠生苦監也眾戚結怨于民致民怨驚

動朝廷是爾自生之而自壞之以利自敗也

若乘舟女弗濟臭厥載箋曰臭當為臭易曰

以求濟也舟人不濟則所載者皆去而舟闕

矣以喻諸臣不遷受君民之怨必不依任

女爾忱不屬惟胥以沈馬曰屬屬也

屬君民亦將相與沈不其或稽自怒曷瘳漢

甬言其謀國且自誤箋曰或有稽謀也怒當

愈言當

女不謀長以思乃災

箋曰乃災

女誕

早自計

謂收禍

勸憂今其有今罔後

誕漢石經作永 箋曰

之勸憂女諸臣當長助我謀國相勸以公義乃長與我分憂今不能然則後將不復居位

女何生在上

箋曰上謂先代也女生產受今

予命女一無起穢以自臭

箋曰一無言悉母也穢荒也卽臭也

人惡惡臭必無起穢以自臭者恐人倚乃身迂乃心

玉篇引倚爲踣

箋曰利民而民不欲遷必非民情恐爲人所誤倚女身爲名以迂遠女民之心耳言假託民情以拒至計因以破諸予御續

御從顏師古引正義

本作返

箋曰御治也續嗣也予陽

乃命于

甲自予也予御天下嗣位立爲王

天箋曰爲天子乃天所命以舊子豈女威用

奉畜女眾箋曰奉持畜止也威用猶用威也

臣也禮勢當然耳予念我先神后之勞爾先

不克羞爾不從漢石經本東晉本作不一箋

用懷爾箋曰懷安也先王不懷而然失于政

陳于茲箋曰然詞也記曰然爲之立中陳久

高后不乃崇降罪疾崇漢石經作知

民于茲已久

也崇充也。不乃猶母。乃曰曷虐朕民。女萬民也。推神之意。故作疑詞。

乃不生。

箋曰：生生當爲牲牲。衆進也。言不助國家。

暨予一人猷。

同心。

箋曰：一人猷謂遷亳。之。作猷諸臣所不願。

先后丕降與女罪。

疾曰曷不暨朕幼孫。有比故有爽德。

箋曰：比。備也。爽。

忒也。盤庚陽甲之弟。故曰幼孫。

自上其罰。女女罔能迪。

箋曰：迪。讀。

爲攸長也。

古我先后既勞乃祖。乃父女共作我畜。

民。

箋曰：女女諸臣也。女同起。在位當與我奉畜眾民。

女有戕則在乃。

心。

漢石經戕作近。近當爲斨。斨害則法謂不循舊法。

我先后綏乃。

祖乃父

箋曰安國曰綏文侯之命曰永乃祖綏在位言先后之安由女祖父

乃父乃斷棄女不救乃死

箋曰言諸臣棄絕先業則祖父不救

茲子有亂政同位具乃貝玉

箋曰有親也具時也儲也貝海

介蟲也古者貨貝寶龜言貪以亂政而子有親之與之同位

乃祖乃父不

乃告乃祖乃父

乃父一作先父此從唐石經正義本作告我高后

言諸臣祖父母乃私相告語惡此亂政

曰作丕刑于朕子孫

本無子此從唐石經法也言天子所作不足爲諸臣法故至此

迪

高后丕乃崇降弗祥

崇降弗祥漢石經作興降不永

箋曰迪進也

女祖父猶不右女況進至我高后成湯母乃重降罪罪女烏呼今予告女

不易烏呼漢石經作於戲鄭曰我永敬大

恤無胥絕遠箋曰敬警也大恤死也不用命者其罪伐厥死長用自警無自

絕遠女分猷分漢石經作比箋曰分當念以

相從各設中于乃心漢石經乃有不吉不迪

箋曰不吉不和吉言不迪罔能謀長顛越不共共從左傳東晉本作恭箋曰

服虔說顛隕越墜也顛越顛越君命者不共事不以時辨給者暫遇姦宄箋曰

王引之讀暫遇爲漸鬪詐不正也我乃劓箋曰大傳說觸易

人者其刑劓言不共之刑比於姦宄服劓刑也於周則誓小史曰墨皆以刑士大夫徇眾以戒

殄滅之無遺育

箋曰殄盡滅沒育生也言不共之刑非直劓也

又盡沒入其田無俾易種于茲新邑

左傳引

箋曰易施種藝也既沒其舊田

往哉生生

箋曰

往遷哉眾今子將試以女遷永建乃家

般

庚既遷奠厥攸居乃正厥位

鄭曰徙主于民故先定其里宅

所處次乃正其宗廟朝廷之位

箋曰此篇

般庚初遷之政蓋陽甲時定議至般庚立乃遷遷時重在懲奢侈嚴大族故定其所居居里居也畢命序曰分居里郊蓋以大族與齊

民同編均輸之舊法也。眾戚仍恃彊貴致客
主不安。民請紹業乃攻湯。以來經界正法度。
又在此篇之後爲殷庚之大業。故小辛時人
作書美之。特敘於前耳。位謂百寮之位。先定
其居爲編民。乃正其位之尊卑。使依職治綏
事。言此者。明官民同里殊秩不相陵。襍也。綏

爰有眾

鄭曰爰于也安隱于其曰無戲怠
漢

經作曰女罔台民
箋曰戲偏也使貴族受
田與農齊作故戒其偏怠石經作罔台民言
無怠也。懋建大命。懋漢石經作助
鄭曰勉立

箋曰農爲政
今予其敷心。箋曰以諸臣不

本故曰大命
誠憂憂颺颺歷歷
東晉本從夏侯
諸家作腹腎腸

堯曰歷艾也張載說歷試也裴松之說謂

揚其所歷試言優寵賢人揚舉者艾使新舊

閒用以

輔治

告爾百姓于朕志罔罪爾眾爾無共

怒協比讒

箋曰既遷京正位舊臣恐懼則疑同官讒訴所發故共怒也既互相

怨恨因合比相

言予一人

箋曰言讀爲詰競言也大言猜疑則

爭訴之

古我先王

箋曰古昔先王四遷之主

將多于前功

箋曰將大也前功四遷

適于山用降我凶

箋曰

適山者仲丁也毫有大

德綏績于朕邦

綏從漢石

經東晉本作嘉

箋曰德得也遷京

之主皆以利遷得安績于我國家

今我民

用蕩析離居罔有定極

箋曰蕩洗析破極中也民以并兼之故奢

侈沃蕩破壞井邑之居田賦無有定中之則也

爾謂朕

漢石經作今爾惠朕

日謂

曷震動萬民以遷

震漢石經作祇日曷何不也震當爲

振振動警戒之使遷也設言諸

肆上帝將復

我高祖之德亂越我家

箋曰亂雋古今字治也越于也上帝天也

今天心欲復還高祖成湯雋京以治於我商家

朕及篤敬恭承民命

箋曰恭當爲共承拯也篤厚也厚敬謂敬用上帝也我及此時厚敬天意與女共拯民

永地于新邑

箋曰地謂土田也永肆于冲人地者定編里爲長法

非廢厥謀

箋曰廢杖也冲人新嗣位之稱殷庚爲臣時欲遷卽位遂遷焉似于

狃杖前計

弔由靈各非敢違下

箋曰陳彥升讀靈各爲需落卜子也

哀民零落故惜其財力非敢違我兩解之

用宏茲賁

箋曰宏深也賁奔也奔走

先後藉用諸臣深謀成茲遷殷之

烏呼邦伯

師長百執事之人尙皆隱哉

隱漢石經作乘箋曰殷之州

長曰伯領二百一十國師當作帥十一國有連帥長屬長也領五國百執事庶官也隱痛

也始遷大朝諸侯畢至因普語焉外內協謀以恤民隱皆有大勞慰勞詞也必言邦伯者

奄在青徐亳在豫異州也

予其懋簡相爾

漢石經懋作勛箋曰懋勉簡

大相助也子方將勉力大助女諸臣念敬我眾箋曰念常思也敬警也以相助

之故故思警女朕不肩好貨敢共生生箋曰眾無好貝玉

也生進也我不作好鞫人謀人之保居肩作

敘欽鄭曰鞠養也言能謀養人安其居者我則次敘而敬之箋曰欽興也今

我既羞告箋曰羞告謂前此登進民而告之爾于朕志若否

罔有弗欽箋曰恐諸臣面諛故告以志有順道與否爾無有不興助我則不匿

厥指王無總于貨寶生生自庸箋曰總數貨財寶珍也數

于財珍謂亟亟於產業也民功曰庸自從也眾進從事于民功乃為鞠謀人式敷

明德永肩一心

箋曰肩作也布天子之明德則爲同心也

般庚第六

尙書六

高宗彤日第七

商書三

尙書卷七

王氏集注并箋

高宗彤日

司馬云般庚弟小乙子武丁祭成湯明日有飛雉登鼎耳而鳴

武丁崩子祖庚立祖已嘉武丁之以祥雉爲德立其廟爲高宗遂作高宗彤日及訓

高宗彤日

箋曰本紀般庚弟小辛小乙子武丁自般庚至武丁四君二世

紀年武丁名昭稱高宗者旣崩稱宗之後追本其功德而述此事以垂法也高宗蓋釐正兄弟同廟之制而但祭其祖父故有雉祥彤祭之明日賓尸也周日釋商曰彤說文彤船行讀若柸與闐同意前進之詞追前祭而更祭也釋者於太祖廟詩絲衣高子說以爲賓

后稷之尸於靈星是郊亦有彤其說未聞此
亦當彤越有雉箋曰彤祭殺尸俎雍人陳
於契廟越有雉鼎門外雉野鳥士摯象別
子自外升為天子也鼎長子宗器耳主聽聰
作謀示當采羣議雉雄雉鳴也劉向說雉以
赤色為主於易離祖已曰鄭曰祖已謂其黨
為雉近赤祥也祖已曰箋曰祖已殷同
姓臣世本祖氏殷王祖乙祖丁支庶因氏焉
非常之異諸臣必多陳天變進諫議故止其
黨使勿惟先假王正厥事假從漢書引東晉
言也本作格大傳曰
武丁祭成湯有雉飛升鼎耳而雉武丁問諸
祖已祖己曰雉者野鳥不當升鼎今升鼎者
欲為用也無則遠方將有來朝者乎故武丁
納反諸己以思先王之道三年辨髮重譯來

朝者六國孔子曰吾于高宗彤日見德之有
報之疾也司馬云王勿憂先修政事箋曰
假大也暇也災異之來以覺賢聖不爲庸君
虛下也高宗修德而反見異恐解善意而不
畏天變故假言瑞應以寬大王心乃正言其
事假之者大傳所云遠方來云云之事也孔
光說假爲來言異變之來起讀乃訓于王箋
王正厥事爲一句言事有不正乃訓于王曰
訓道也凡臣進規於君謂曰惟天監下民典
之訓訓之者無豐于昵也
厥義司馬無民箋曰般庚父入嗣義也天
之監之亦主其義今繼統而又繼父非
主義降年有永有不永鄭曰年命者春愚之
也箋曰般庚先後王年多不永當時有異
也箋曰般庚先後王年多不永當時有異
議故言長短一也孫星衍說陽甲四年小辛

三年是降年不永然
既後之則爲父矣

非天天民民中絕命

司馬

云中絕其命無民字

箋曰嫌

民有不若德

斥王故言民中絕明有繼之者

民有不若德

笺曰

不聽罪天既付命

付从司馬東晉本作孚

天之付命但罰不順德

不聽罪者則盡主之

如台司馬作奈何

箋曰言見異當亟修德

已正其德猶當日奈何見謫罰戒懼之甚深

求其

故也烏呼王司敬民

司馬作嗣

之來不知何應然王嗣位

當警人以畏天宜思其咎

箋曰天崩繼天位者也支子非後大宗

乃後天耳不永者既卽位卽先王也

典祀

無豐于昵

司馬云常祀毋禮于棄道

箋曰典主也

馬曰

昵者私廟之稱舜告私廟曰假于茲祖是也
賀循說殷之般庚不序陽甲蓋質家以君臣
爲父子般庚時陽甲爲禰南庚爲祖祖丁爲
曾沃甲爲高祖乙禰矣般庚陽甲小乙皆祖
丁之子也般庚不序陽甲而不敢廢南庚蓋
以陽甲與己爲一代禰南庚因禰祖丁亦以
兄弟爲一代也如此祖辛沃甲兄弟亦爲一
代當曾祖廟祖乙爲高祖矣小辛小乙仍之
而仍祭祖丁爲禰至高宗則釐正兄弟同廟
之制禰小乙而禰小辛般庚陽甲祖祖丁而
禰南庚曾祖辛而禰沃甲祖乙仍爲高祖自
謂祀典秩然不知其皆私親父子而無繼統
之道也華恒說宜爲神主立四室共一廟則
高宗禰廟有四君禰祭自可竝位常祀遂無

獨禩禮曰子不私其父則不成爲子廟有四
主非人情也且三君皆爲陽甲之臣又迭相
臣君臣同堂猶父子同位又不可也殷一世
一及未必如周人昭穆之制兄弟相及皆宜
廟別

高宗彤日第七

尙書七

西伯伐耆第八

商書四

尙書卷八

王氏集注并箋

西伯伐耆

司馬云紂赦西伯賜弓矢斧鉞使
得征伐爲西伯西伯滋大伐

飢國滅之又曰西伯受命明年伐犬戎明
年伐密須明年敗耆國明年伐邢明年伐

崇而徙都豐
明年西伯崩

西伯既伐耆

伐耆從大傳說文引作伐鬻司
馬又作飢一作阨東晉本作戡

黎鄭曰西伯周文王也時國于岐封爲雍
州伯也南兼梁荆國在西故曰西伯伐耆入
紂畿內箋曰周之國自大王時始開其時
爲西戎君長已與商絕矣而不爲邊患商因

而封之詩說自王季受侯伯之命文王襲位
三分有二而事殷遂與崇侯並爲二伯其先
又與鄂九共爲三公及後囚羸里幾不得免
故遂不朝而受諸侯之朝受命稱王大傳說
受命一年斷虞芮之訟二年伐邾三年伐密
須四年伐犬夷五年伐耆六年伐崇七年而
崩也序云殷始咎周蓋出囚五年當朝而不
至故咎之周已稱王欲明與殷絕因出兵伐
其畿內國以明不臣也周王而曰西伯者商
史詞也自商先王言之雖伐紂殺武庚有天
下猶曰吾西伯不目爲叛寇以此見天下之
公也然而文必稱王者以西伯而稱兵是爲
大逆故必正其名也應劭曰上祖伊恐箋曰
黨壺關黎亭黎侯國今長治縣祖伊股唯
恃西伯以輯叛撫戎今西
伯稱兵天下必亡故震恐

奔告于王

箋曰祖伊外臣

故曰奔告傳曰奔問官守或者

曰天子

箋曰稱天

奔命帥師以救者因告而進諫

子者天子爵也

天既訖我殷命

箋曰訖止也文王聖人今稱王

故知殷命已絕

假人元龜罔敢知吉

假从司馬本王符引作假余元

龜王充引作格人元龜

馬曰元龜大龜也長尺二寸

之非先王不相我後人惟王淫虐用白絕

司馬本東晉本作戲

故天棄我不有康食不

虞天性不迪率典

司馬康作安虞下有知字鄭曰王暴虐于民使不

得安食逆亂陰陽不度天性傲很明德不修
教法者
箋曰有侑也康食天子之祿康之

言廣大也。率讀爲律法也。虞度天性謂君臣大倫同於父子天性也。今民叛是不度之。

今我民罔不欲喪。

不從司馬。今本作弗。箋曰王充說我天下民無不

欲王曰天曷不降威大命胡不摯。

司馬作胡不至說文

引作不娶正義本無胡此從唐石經

箋曰威亦命也言恨文王受命之晚。今王

其如台。

司馬釋如台爲奈何。欲王外撫西伯內改修德。

箋曰

王曰烏

呼我生不有命在天。

司馬天下有乎。言彼自稱王我生而受

箋曰

命無恐也力祖伊反。

箋曰反反私邑說文。不能制之詞。引反作返云還也。

曰

烏呼乃罪多參在上。

玉篇立尙書以爲參。字。箋曰參參在上。

乃

能責命于天

箋曰責猶望也言天已絕王王仍望天之命乎

殷之卽

喪指乃功

箋曰卽喪言自卽於亡也指陳功事也祖伊陳事而不見聽也

不

無戮于爾邦

箋曰戮猶伐也言周非但克耆而己且不能無討于殷此伐耆

卽觀兵意耳知紂之當見伐于周雖欲竝王不得矣

西伯伐耆弟八

尚書八

微子第九

商書五

尚書卷九

王氏集注并箋

微子

司馬云微子開者殷帝乙之首子紂之庶兄數諫紂不聽及祖伊以西伯

滅虜國告紂微子度紂終不可諫欲死之及去未能自淩乃問于太師少師鄭曰微與箕俱在圻內箕子紂之諸父微子與紂同母當生微子母猶未正及生紂時已得正故微子大而庶紂小而嫡也

微子若曰

司馬云紂殺王子比干微子曰父子有骨肉而臣主以義屬三諫不

聽其義可以去矣箋曰若曰者順微子之意非微子自作名之曰誥然亦謨之類也冰

經注沛水又北徑微鄉東春秋築微杜預曰
有微子冢預又曰蒙縣西北有薄城中有湯
冢其西又有微子冢微鄉今東平州蒙今沛
縣鄭志張逸問殷爵三等有微子箕子何荅
云畿內采父師少師司馬父作大云大師疵
地之爵父師箕子紂之諸父鄭曰父師者
奔周馬曰父師箕子紂之諸父鄭曰父師者
三公也時箕子爲之少師者大師之佐孤卿
也時比干爲之箋曰父師掌以三德教國
子者記曰父師司成于周則師氏也爲王師
官故王子稱曰父師少師蓋大樂正也掌教
育子者記曰樂正司業又曰少師奉子以衰
本爲王子師故對父師稱爲少也微子若守
官義不可去以其方在太學乃得謀於其師
若瞽官大師小師疏賤殷其弗或亂正四方
之人又不得直呼官名

司馬云殷不有治政不治我祖底遂陳于上

四方箋曰或有通用字我祖底遂陳于上

司馬無底馬曰我祖湯也箋曰我用沈

底致遂成上古也致成功陳久自古我用沈

酗于酒用亂敗厥德于下酒婦人是用敗湯

德於下馬曰下下世也箋曰酗當爲凶俗

儒以爲說文酌字非也沈凶猶淫凶耳于酒

用亂者好酒因姪亂婦人也班伯說沈湎于

酒微子所以告去也淫亂之戒其原皆在于

殷罔不小大好草竊姦宄司馬罔不作既

畿內也小大謂萬民上及羣臣也草讀爲叢

聚也孫星衍讀爲鈔鈔掠也江聲說以呂覽

耕有三竊有地竊苗竊艸竊卿士師師非度

馬曰非但小人學爲姦究卿士以下轉相師

效爲非法度箋曰師師眾法其長也卿士

之長則三公村用費中爲政中好利其是與

其時比于死祖伊在外箕子膠鬲之徒皆已

廢去凡有罪辜乃罔恒獲司馬曰凡作皆恒作維

得也羣臣皆有是罪其爵祿又無常得之小

者箋曰言王任用罪人得位不以道

民方興相爲敵讎司馬云小民乃並興鄭曰

也古字方爲並讀若倚傍興倚依罪箋曰方並

人得用者以起言官途襍朋黨勝今殷其

淪喪司馬淪作典箋曰淪理若涉大水其

也治國之淪理已亡矣若涉大水其

無津涯司馬云涉水無舟航箋曰涉徒殷

行厲水也津水渡也厓山邊也

遂喪越至于今

馬曰越於也於是矣於今到矣

曰父師少

師

司馬父作大馬曰重呼告之

我其發出往

往從司馬鄭本東晉本作

狂往也

鄭曰發起也紂禍敗如此我其起作出

往也鄭曰發起也紂禍敗如此我其起作出

有過諫不聽則易位力不能則正已也古者君

國邪吾家旄

馬曰卿大夫稱家鄭曰旄昏亂也

室長

孫于荒

司馬作保于喪發往則箕子又孫

箋曰言禮當

之時似當任其亡國不可易置者

今爾無指告

司馬爾作女指作故

日指告以故當發出一身之謀不待問人

顛躋若之何其

說文引躋云登也猶墜也恐顛墜于非義當如

馬曰躋

之何也鄭曰其助語也齊魯之間聲如

姬記曰何居箋曰覆宗亡國爲顛躋父師

若曰

司馬云太師若曰鄭曰少師不答志在必死箋曰侍坐于大司成有師道故

不名而記曰父師但記其言非當時口講之詞頌其意而別爲修詞故曰若曰也少師禮

不當先對其問之自當竝問耳王子天毒降災

荒殷邦

司馬毒作

篤荒作亡方輿沈酗于酒

司馬本無方輿六字

乃罔畏畏

其耇長

司馬云不用老長日嘒違也耇老壽也箋

舊有位人

日箋

司馬無此句蓋經師以舊訓耇以有位人訓長後誤入正文

今殷民乃攘

竊神祇之犧牲牲用以容

司馬云乃陋淫神祇之祀馬曰因來

而取曰攘往盜曰竊天曰神地曰祇鄭曰犧純色牲牲體完具

箋曰儀當爲獻獻牲大

祀之牲牲用凡用之

將食無災

箋曰將取也言天地宗廟

久不饗祭祀故容隱祀牲者雖取食而降監殷而無災以明殷當亡滅天意章灼甚

降監殷

民用乂

箋曰降監天下視也乂治也天須服湯之子孫求可用治者

稠斂

召

稠从馬本東晉本作讎

馬曰稠數也鄭曰斂謂賦斂也

子弟用事者皆稠數于賦役

敵讎不怠

箋曰敵讎小民並興相爲讎敵者怠

讀爲謙輕豫怠之怠怡也說也小民之怨不說釋言不能主政代紂位其時

唯有微子賢

又義不罪合于一箋曰言殷子孫無可立者多瘠罔紹東

得立晉本作紹箋曰多祇也言此時求正王位祇自瘠削其宗枝無可紹統者言發出往之

無益商今其有災我興受其敗說文引敗作退箋曰變殷言

商者據殷京言之若王室有災由外來我王子當起受其禍敗商其淪喪我

罔為僕詔僕東晉本作臣僕箋曰說文僕古文作陟淪亦當為

紹今商王無倫理自絕于天祖我無為更臣附紹繼之言从者非先守官則以身殉暴君

是惡黨王子出箋曰設兩迪我舊云馬曰云

箋曰迪進道也舊云微子所謂故告也言刻出亡合于義乃進道于我

所言古人之禮刻

子

馬曰刻侵刻也

箋曰刻當爲亥馬讀爲

微子

刻王充讀爲孩說云紂爲孩子之

睹其不善之性性惡不出眾庶長大爲亂不

變閫運謂亥讀爲箕箕子書或作亥子易曰

亥子明夷

王子不出

箋曰箕子王子不出言箕子也

箕子蓋已決

我乃顛躋

箋曰以一暴人而般羣賢是爲顛墜先王

志孫于荒矣

清從馬東晉本作靖

司馬說爲今

之自清

誠得治國國治馬曰清潔也

箋曰

清爾雅作靖治也彼靖亦當爲清自用也言

用發出往而能治殷國則可用治司馬以此

下爲微

人自獻于先王

司馬說爲身死不恨箋曰安先王爲大

子言

則廢我不願

司馬說死終不得治箋曰願謂安全之也暴君威劫或去不

得達而被執戮空有叛主之行遯司馬說爲
名已尙不全安能全國乎
箋曰逃死而已此篇立人臣之大法亦所以
別嫌防民使不得藉口降叛故內臣不謀廢
立而湯武得以誅紂其後微子持祭器造周
軍則服罪之禮也故紀季以鄩入齊春秋嘉
之此義也

微子第九

尚書九

姆誓第十

周書一

尚書卷十

王氏集注并箋

姆誓

司馬云十一年伐紂至牧野周公佐武王作牧誓

時甲子昧爽

司馬云十二年正月甲子馬曰昧爽未旦也箋曰劉歆術以

爲己卯歲建卯月五日一行術以爲庚寅歲譚滂說庚寅建子月五日合期在牽牛

七度朔日庚申四日癸亥日南至下王朝至

于商郊司馬鄭引經王皆作武王箋曰凡舉大事必有行所朝至之禮於至之

明旦朝焉郊姆野乃誓姆從司馬大傳禮記遠郊百里詩同東晉本作牧

鄭曰郊外曰牧牧外曰野將戰于郊故至牧野而誓箋曰許慎說姆在朝歌南七十里

水經注倉水出衛縣西方山東南厯姆野自朝歌以南南暨清水土地平行据皋跨澤悉

姆野王左杖黃戍右秉白旄文引又作鉞旄說

矣日白旄旄牛尾箋曰杖持也戍大斧也司馬法曰夏執元戍殷執白戚周左杖黃戍右

秉白以麾曰逝矣西土之人郭璞引逝作邊

遠箋曰麾之使遠約退周軍也大誓之時

師鼓譟歌歌舞書傳說于商郊停止宿夜士卒皆歡樂歌舞以待旦故麾之使遠恐其赴敵

多般也專戒西人者虎賁三千人從王左右王曰嗟我友邦司馬友邦作有國箋曰友邦

言言大也

八百諸侯冢御事箋曰御誦也侯伯來受事者誓用軍法難於戒飭諸

侯故警司徒司馬司空亞旅師氏箋曰此皆諸侯之御

事也三司者方伯之大夫天子所立三監也梓材謂之三父周制以為三孤亞大夫也旅

下士也師氏於天子領虎賁士之長侯國無虎賁其師氏領君卒與千夫長百

夫長鄭曰師帥旅帥箋曰五百人為旅旅帥下大夫百人為卒卒長上士千長者

虎賁三千置三長也止嚴及庸蜀羌髳箋曰庸在

當約土眾故戒千百長楚西南左傳云庸人率羣蠻以叛楚蜀山氏

帝嚳外家羌西戎牧羊人髳詩作髦西徼外產旄牛微盧彭濮人司馬盧作縑馬曰武之地王所率將來伐紂也

箋曰水經注下雋西有微水或謂之麋湖在
羅納下游彭水出宕渠郡南逕荆忍縣左傳
羅與盧戎敗楚屈瑕括地志虢州竹山縣及
荊州古盧國微盧地今湖南岳州辰沅之境
彭濮四川貴州之界皆江漢西南德廣所及
春秋夷狄之君七等稱人者其中等也伐紂
唯用車三百乘不得將率蠻戎稱爾戈比爾
之師此入國君長來會孟津者

干立爾矛

箋曰稱舉比合立建也將戰則右
持矛故令建于車以下聽誓其干

戈步卒亦有焉

則舉之比之也

予其誓王曰箋曰復加王曰

誓古人有言曰牝雞無晨

鄭曰以古賢之言
爲驗箋曰牝畜

母也雞知時畜也晨當爲辰
詩也無猶不也牝雞不知時
牝雞之晨維家

之索

箋曰此武王釋古之意言牝不知時而恃以占時則是此家之孛悖也索孛孛

相近而誤耳索當爲孛或說以易震索索馬云索索內不安也又說索入家接也索盡也

空也皆所未安

今商王受惟婦言是用

司馬作殷王紂漢書引同

箋曰言婦人與政

昏棄厥肆祀弗荅

鄭曰肆祭名荅

問也

箋曰昏王引之讀爲泯蔑也周禮宗廟之祭曰肆祭天曰禋肆大祀解牲體也荅

對昏棄厥遺王父母弟不迪

王父漢石經作任父司馬迪作

用

鄭曰王父母弟祖父母之族必言母弟舉親者言之也箋曰王當爲王王任也遺

任謂受遺任政者先王之大臣也父母弟叔父也天子之稱羣臣皆爲伯父叔父故改言

父弟以明之蓋箕子也又加母弟者明其親且貴祖父之族但言宗族足以明之不得曰王父母弟俗儒以爲王父弟母弟紂爲季子無母弟也乃惟四方之多

罪逋逃是崇是長是信是使

谷永引崇作宗箋曰逋亡也

逃亡也言紂招誘諸侯之叛臣與謀侵削侯國爲閒謀

是以爲大夫卿

士司馬無

俾暴虐于百姓

箋曰百姓舊家大族爲新進者所侵陵

以姦宄于商邑

司馬邑作國曰商邑京師也

今子發惟

共行天之罰

共從司馬作龔

箋曰發西伯太子臨師

自名者以奉文王主也共具也天罰已具待子行之言商民無罪

今日之事

箋曰言一日可定
非連兵攻戰之事
不愆于六步七步乃止齊

焉

司馬釋愆爲過歐陽詢引作弗讐鄭曰
好整好暇用兵之術箋曰本紀說武王

使師尙父與百夫致師以大卒馳帝紂師紂

師皆無戰之心欲武王亟入詩曰維師尙

父時惟鷹揚鷹揚盤旋不深入也凡戰車馳

者徒走車驟者徒趨車輪三轉爲三步車三

發徒三刺六步者車再三發也七步者徒當

在車前也止齊以待紂師奔潰示不逼之

夫子助哉司馬釋助爲勉鄭曰夫子丈夫之

稱箋曰夫子謂侯國大夫助謂

眾勉其不愆于四伐五伐乃止齊焉司馬本正義本唐石

經五伐下皆有六伐七伐此從鄭本鄭曰

伐謂擊刺也一擊一刺曰一伐始前就敵六

步七步當止齊正行列及兵相接少者四伐

多者五伐又當止正行列也箋曰伐者與敵師戰而追奔也車三發則徒三刺徒更在前故得有五伐凡追奔車皆結陳在後爲聲

援徐進言五伐已明步伍下不得有六勛哉

伐七伐史記有者後人據僞傳本加之

夫子尙桓桓說文引桓作桓鄭曰桓桓威武克

也如虎如貔司馬豹作羆鄭曰其威當如

類也箋曰言當如熊如羆司馬作如財如

養威使人自畏箋曰此已在郊復言往郊

言猛而文于商郊者戒其克敵之後屯於郊

外弗禦克奔以役西土禦從馬鄭本顏師古引作御東晉本作迺

司馬云不禦克奔馬曰禦禁也役爲也鄭曰禦疆禦謂疆暴也克殺也不得暴虐殺紂師之奔走以爲周之役也箋曰役從也從西土人進也克敵之後奔者不禦止之縱之使助哉夫子爾所不助其于爾躬有戮鄭曰去所之

言且也

箋曰爾躬謂百夫長以上之身軍士暴掠則將戮將帥也

毋誓第十

書十

鴻範第十一

周書二

尚書卷十一

王氏集注并箋

鴻範

世家云箕子者紂親戚也武王既克殷訪問箕子於是武王乃封箕子於

朝鮮而不臣也

箋曰此篇箕子自作傳

夏之道故許慎引爲商書左傳同今以首

題王十三祀

當在堯誓後

惟十有三祀

箋曰十三祀克殷後一年猶稱祀者未制作從舊號

王訪

于箕子

大傳曰武王勝殷繼公子祿父釋箕子之囚箕子不忍爲周之釋走之朝

鮮因以封之箕子既受周之封不得無臣禮

故于十三祀來朝武王因其朝而問鴻範馬

曰箕國名也子爵也箕子紂之諸父 箋曰

十二年克商以箕子歸禮而釋之箕子不雷

既封之海外不可與謀政乃汎謀以訪之水

經注汎水逕大蒙城景亳湯都也西有箕子

豕服虔云 王乃言曰 司馬云武王問箕子殷

紂庶兄 惡乃以存亡國宜告武王亦醜故問 烏呼箕

也 箋曰先汎論後乃致其意所在 子惟天陰 馬曰陰覆也 箋曰陰芑 隲下民

司馬隲為定馬曰隲升也升猶舉也舉猶 相

生也 箋曰武王升大位在下民之上 相

協厥居 司馬釋協為和 箋曰 我不知其彝

倫攸敘 箋曰問為天子之道應劭云 箕子乃

我不知居天常理所次序 箕子乃

言曰

箋曰固辭乃對故云乃言

我聞在昔鯀堽洪水

堽從說文

引漢石經作伊洪作鴻

汨陳其五行

漢石經作曰治水用物器多

不因性而但求勝五行反無用故曰陳陳積也應劭曰汨亂也水性流行塞之失其本性

其餘所陳列皆亂故曰亂陳五行

帝乃震怒

鄭曰帝天也天以鯀如是乃震

動其威怒箋曰下言天此言

不畀鴻範九

帝帝謂堯也動怒怒其放命

司馬云不從

疇鴻範九等鄭曰不與天道大法九類箋

曰此九疇之文藏在帝所鯀治洪水時已畀之矣鯀方命不從是以罷之則爲不畀也

舜倫攸殛

殛從說文引司馬作釋東晉本作敦鄭曰言王問殷所由敗也

箋曰常序在位之法。鯀罷司空而鯀則極死。殛死是所以敗由不用鴻範也。

禹乃嗣興。極又作殛。鄭曰春秋左傳曰殛之誅也。極絲其舉也。興禹。箋曰

嗣嗣。天乃錫禹鴻範九疇。彝倫攸敘。箋曰改

者禹興由天非帝有用有舍禹興仍不外五行之法而常典以敘遂典爲帝也。中候云堯率羣臣東沈于雒退候至于下稷赤光起玄龜負書中背有赤文朱字大傳注云禹治水得神龜負文于雒以盡得天。初一日五行日人陰陽之用奉帝命而陳之。鄭曰行者順天行從五行至六極。雒書文也。鄭曰行者順天行氣。箋曰班固云以下六十五字雒書本文。五行制器。次二曰敬用五事。敬漢書三引作差此從鄭。箋

曰五事修身

次三曰農用八政

馬曰食爲入政之首故以

接物之法

農名之鄭曰農讀爲醲

次四曰協用

農和也入政立官行政之法

五紀

漢書協作叶

次五曰建用

紀治歷步地圖象之法

極

皇大傳或作王

次六曰艾用

皇極聖人所以通天地

艾

從漢石經漢書引同東晉本作艾

次七曰

明用稽疑

箋曰稽疑所以

次八曰念用庶徵

鄭曰庶衆也

徵驗也謂眾行得失

次九曰饗

用五福畏用六極

饗畏從

谷永引東晉本作

懼人用六極

箋曰饗畏所以驗治亂

五行

與庶徵同庶徵驗之天福極驗之民

五行

東晉本五行等疇上各有一二等

一曰水

字此從漢石經司馬同下並同

二曰水

此數本諸陰陽所生之次也

箋曰五

二曰

行以多寡爲先後水包地多莫如水

箋曰五

二曰

火是也地所以運行故次火

三曰木

箋曰本

有根生者乃有

四曰金

箋曰金剛上也

五曰

飛走血肉之類

四曰金

箋曰金剛上也

五曰

土箋曰地之吐生物者曰土惟中

四曰金

箋曰金剛上也

五曰

箋曰多有故少于金而次在最後

四曰金

箋曰金剛上也

五曰

使物潤使物下則以水

四曰金

箋曰金剛上也

五曰

也火有光有氣有力及物最捷故欲炎物及

四曰金

箋曰金剛上也

五曰

使物潤使物下則以水

四曰金

箋曰金剛上也

五曰

使物潤使物下則以水

四曰金

箋曰金剛上也

五曰

使物潤使物下則以水

四曰金

箋曰金剛上也

五曰

使物潤使物下則以水

四曰金

箋曰金剛上也

五曰

自焚及發光也上者以火力木曰曲直箋曰

發重刀及使物自升舉也

曲及直皆用木木之金曰從革馬曰金之性

質又自能利曲直也

銷鑠箋曰欲物從用金若削鋸箝環土曰

之類欲物革用金若鼎范磬竿之類

稼同曰從司馬漢紀白虎通引作爰東晉本

也欲嫁物別生則用土收潤下作鹹箋曰此

畜物亦用土窆葬亦畜也

養生之術周官曰以鹹養脈血之與氣俱行

者爲脈象地有木亦所以潤通人身也人恃

味以養脈作炎上作苦箋曰以苦養氣氣者

鹹以養脈箋曰以自舉及視息

者象地有火則曲直作酸箋曰以酸養骨骨

作苦以養之

者象地有火則曲直作酸者曲直似木則作

酸以從革作辛箋曰以辛養筋筋舒功似從

養之筋固功似革則作辛以養之

稼嗇作甘箋曰以甘養肉肉生皮毛齒爪似

五事箋曰事察也察一曰貌二曰言三曰視

四曰聽五曰思大傳作思心漢書漢紀引同

人相見之次也五行傳曰貌屬木言屬金視屬火聽屬水思屬土貌曰恭言

曰從馬曰發言當使可從鄭曰此恭明聰睿

上下違者我是而彼從亦我所視曰明聽曰

爲不乖刺也箋曰從順也聰思曰睿馬曰睿通也鄭曰睿通於政恭作

肅從作艾

司馬艾作治

明作哲聰作謀睿作聖

馬

出令而從所以爲治也上聰則下進其謀鄭
日皆謂其政所致也君貌恭則臣體肅君言
從則臣職治君視明則臣照哲君入政箋日
聽聰則臣進謀君思睿則臣照哲君入政箋日
六卿共執國政故曰入政蓋改虞時百一曰
揆爲六官故甘誓有六卿由禹制也
食鄭日此數本諸其職先後之宜也食謂掌
民食爲重與貨並掌富民之政禹二日貨鄭
陳言唯言稷益是食貨爲二相
貨掌金帛之官若周禮司貨賄是也箋日
貨共工朕虞二官其先但日共工爲次相舜
增設虞官夏三日祀鄭日祀掌祭祀之官若
初蓋總日貨三日祀宗伯者也
箋日祀禮

官據大禮而言故名

四曰司空

馬曰司空掌營城郭主空

士以居于虞時爲秩宗

司空掌居民之官

五曰司

徒也鄭曰司徒掌教民之官也

箋曰徒步行

成丁堪

六曰司寇

馬曰司寇主誅寇害鄭曰

箋曰兼

七曰賓

鄭曰賓掌諸侯朝覲之官周

虞時爲

八曰師

鄭曰師掌軍旅之官若司馬

內言

箋曰司馬于古司寇兼

名官師蓋樂正教國子者領外州百八師焉

五紀

一曰歲

箋曰王

二曰月

箋曰卿

三曰日

箋曰師四曰星辰馬曰星二十八宿長日月

尹惟日箋曰庶民惟星星列宿也鄭曰星五星也

也此四者紀其順逆以待推步占驗五曰曆

數箋曰曆數歷久推測之數以五星月日皇建其有極五行傳曰皇君斂時五福用

敷錫厥庶民司馬敷作傳馬曰當斂是五福

五故皆用五應修土則壽修水則富修火則

康寧修金則攸好攸德修木則考終考命此

五福者君斂之承之乃及庶民庶民惟時厥

庶民于女極錫女保極馬曰以其能斂是五

正以歸心也鄭曰又賜女以守中之道箋

曰此三句箕子釋斂時五福敷錫庶民之意

敷福武王也言當時眾民定中于女故待女

也福凡厥庶民無有淫朋人無有比德惟皇作

極箋曰朋風通用字淫朋淫放比德相比順

君非民有淫朋也皇不極耳凡厥庶民有猶

非民有比德也皇作極也

有爲有守女則念之馬曰凡其眾民有謀有

行有所趨舍也箋曰猶爲守三者庶民之

職也猶圖也民所好圖聚之所惡圖去之爲

者農工商之業守者田里市肆之地民俗厚

薄在上故女當念之此總釋上四句也不念

薄在上故女當念之此總釋上四句也不念

薄在上故女當念之此總釋上四句也不念

士以上者在五事入政且

不協于極不羅于

咎皇則受之

司馬羅爲離王應麟云大傳作麗箋曰此言淫朋也受之受

其咎也咎責也民有淫朋而不被咎責是皇不極君當代民受咎謂國危亡也而康

而色曰子攸好德女則錫之福

箋曰此言比德也康謂民

安樂色謂民美好曰子者民相謂也民攸好而色攸德而康此五福之著見者則是女爲君所錫福也不言富壽康寧者康寧謂無疾病非此康也民不皆老不得言壽富又非外可見故唯舉之時人斯其惟皇之極無虐煢獨攸好德驗之而威高明

虐煢獨大傳作侮矜寡司馬同馬曰高明顯寵者不枉法畏之

箋曰斯盡也高明高門大
人之有能有爲使

家也母以威故陵暴之

人之有能有爲使

羞其行而邦其昌司馬邦作國 箋曰人謂高明者也皇之建極非專

欲庶民從己凡長民之人有能協極爲極者
各使進其行乃可以昌明國家也王符引羞

作脩云爲官擇箋云此
人必得其材 凡厥正人既富方穀下七句

並釋羞行之意正長也穀祿也詩曰藪藪方
穀方猶盛也言長民者盡富有祿力能移民

俗 女弗能使其有好于而家時人斯其辜箋曰

羞其行也好美也善也王不能使正
人進善于其家則民化之盡有咎辜于其無
好東晉本作無好德 女雖錫之福其作女用
此從鄭司馬同

咎鄭曰無好于女家之人雖錫之以爵祿其動作爲女用惡謂爲天子結怨于民 箋

曰正人無善則天子雖建極錫庶民福而其正人所作乃爲女咎 **毋偏毋頗**

遵王之義 毋從漢石經司馬同義顏師古引作誼 箋曰偏頗也義古儀字儀

幹也若築牆所立機表 **毋有作好遵王之道** 說文引好作敗毋作

無私馬曰 **毋有作惡遵王之路毋偏毋黨王**

好私好也 **道蕩蕩** 此下四毋字司馬劉向又引作不鄭曰黨朋黨 箋曰黨有也蕩蕩平

易 **毋黨毋偏王道平平** 平司馬又引作便一

治也 **毋反毋側王道正直** 馬曰反反道也側傾側也 箋曰凡毋者

皆謂正人也正直會其有極鄭曰謂君也當聚會有中之人

以爲歸其有極鄭曰謂臣也當就曰皇極之

敷言是彝是訓于帝其訓司馬皇作王彝作

曰王者當極行之使臣下布陳其言是大中之道而常行之用是教訓天下于天爲順也

箋曰曰者箕子言也釋會其有極之義當以中布教令是法是訓以爲帝之能順極

凡厥庶民極之敷言是訓是行以近天子之

光順從司馬箋曰此釋歸其有極也庶民惟于帝所布中言順而行之近迅也庶幾

天子之明德謂協於極也曰天子作民父母以爲天下王

大傳曰聖人者民之父母也母能生之能食

之父能教之能誨之聖王曲備之者也箋

曰又加曰者總釋皇極之義作父三德一曰

母錫民五福也天下王錫保極也

正直鄭曰正直中平之人箋曰正直皇極

猶未知權僅可爲一德二曰剛克三曰柔克

故與二克竝乃備三也

鄭曰克能也剛而能柔柔而能剛寬猛相濟

以成治立功箋曰寬猛相濟則仍是正直

也克肩也任也事有當平康正直彊弗友剛

以剛任或當以柔任者

克變友柔克司馬變爲內鄭曰人臣各有一

平守一之人治之使不失舊職而已國有不

順孝敬之行者則使剛能之人誅治之其中

和之行者則使柔能之人治之差正之箋

曰此言天子治世因時為用變猶熟也友順也天下已治則直道而行暴亂以剛治沈潛

靡弱以柔治當積懦之時急之則壞

剛克高明柔克司馬潛作漸 馬曰沈陰也 潛伏也陰伏之 謀謂賊臣亂

子非一朝一夕之漸君親無將將而誅高明君子亦以德懷之箋曰沈漸若婦人近侍待

之當專任剛高明大族若盤庚三告周公再遷是任柔也谷永說云委曲從順所執不彊

惟辟作威劉向王嘉張衡荀爽高誘引皆 先威後福東晉本先福後威

辟作福惟辟玉食馬曰辟君也玉食美食不 言王者關諸侯也鄭曰此

凡君抑臣之言也作福專慶賞也作威專刑罰也玉食備珍美也箋曰作威剛克也作

福玉食柔克也作福爵祿
人玉食豢養人玉讀爲畜
臣毋有作威作福

玉食

箋曰言偏剛偏柔之德非常法臣不可效而行之以臣不可自專也

臣之

有作威作福玉食其害于而家

箋曰謂大夫也

而凶

于而國

而凶從漢石經東晉本無而鄭曰害于女家福去室凶于女國亂下民

鄭曰

威福自恣畜食私士必爲變亂凶國也
箋曰國謂諸侯也諸侯稟政天子而

人用

側頗辟

辟東晉本作僻秋士爲王人士無威福玉食之權而

箋曰人謂士也春

用其偏剛偏柔是傾側邪頗怪僻
之人王嘉說云國人傾側不正

民用僭忒

馬曰忒惡也
無權而有偏德徒爲人所不信言權以濟事

箋曰僭假也忒忒也庶民尤

惟天子乃宜知之以三德補皇極之術濟
時者乃爲聖人也王嘉云民用僭差不壹稽

疑擇建

筮曰擇選也建立也有所
擇有所勗建乃有疑宜稽
立卜筮人

鄭曰言將攷疑事選擇可立者立爲卜人筮
人筮曰記曰龜爲卜筮爲筮卜筮者聖人

以合天餘人假以爲教君欲有所爲其意未
定先之以卜筮則外知意旨因可否而進規

焉卜筮之人古之諫官也殷周更爲
獻詩之史後立言官皆所以防救
乃命卜

筮

筮曰乃始也言行
事必始命卜筮
曰雨鄭曰雨者兆之體

曰凡占龜眠高及四體五者備而成卦猶著
者更十有八變乃合貞卦而成卦雨者蓋高

體也俯靈
屬仰釋屬
曰濟濟東晉本作霽鄭曰濟者
如雨止之雲氣在上者也

箋曰濟蓋前奔東龜也于曰圍圍司馬作涕一作夷鄭

下師爲陽龜故如晴濟

曰圍者色澤而光明也箋曰說文圍者升

雲半有半無圍蓋後奔南龜也爲陰龜故若

升雲爾雅以濟爲果以圍爲獵曰霧周官注

果露如雨濟獵接如雲升也

司馬又作被今正義本作蒙又在圍前鄭

曰霧者氣不釋鬱冥冥也箋曰霧者左倪

西龜雷屬爾雅云左曰克鄭曰克者如履氣

倪不類故氣不釋

曰克者右倪北龜若屬爾雅云不若故氣相

犯也此五龜龜人謂之六龜以上下爲天地

凡卜灼之高以雨爲類前以濟爲類後以圍

爲類左以霧爲類右以克爲類各于其類占

吉曰貞

鄭曰內卦曰貞貞正也

曰悔鄭曰外卦曰悔悔終

也 筮曰說文引悔作卦易卦之上體也卦每也重卦故每每坤盛上出也伏羲重八卦

爲六十四三 凡七卜 鄭以凡七爲句卜屬下代易書所同 爲句 筮曰卜者龜著

之總 五占之用 東晉本無之此從司馬鄭名 鄭曰卜五占之用謂兩濟屬

霧克 二衍忒 司馬忒作貳鄭曰謂貞悔也卦也 象多變故言衍忒 筮曰衍大

衍之數也忒 立時人作卜筮 司馬云作爲卜更也變也 立時人作卜筮 鄭曰將立卜

筮人乃先命兆卦而分別之兆卦之名凡七龜用五易用二審此道者乃立之也立是能

分別兆卦之名者以爲卜 三人占則從二人筮人 筮曰時人善人 三人占則從二人

之言 鄭曰卜筮各三人太卜掌三兆三易從其多者著龜之道幽微難明慎之深

筮曰恐一人阿
意故立三人

女則有大疑謀及乃心

司馬乃作

女謀及卿士

鄭曰卿士六卿掌事者
筮曰惟卿佐王聽政

謀及庶

民

民從漢石經
東晉本作人

謀及卜筮

筮曰言君當公其
心以訪臣民乃聽

卜筮人
之議

女則從龜從筮從卿士從庶民從是

之謂大同身其康強

司馬作而身
眾和而安眾助而強

子

孫其逢

司馬作而子孫
馬曰逢大也

吉女則從龜從筮從

卿士逆庶民逆吉

筮曰吉言可行也
君亦有獨斷之道

卿士從

龜從筮從女則逆庶民逆吉

筮曰言執政
亦得建立

庶

民從龜從筮從女則逆卿士逆吉

鄭曰此三者皆從多

故爲吉 筮曰庶民亦得 獻議皆所以防君自恣也

女則從龜從筮逆

卿士逆庶民逆作內吉作外凶

鄭曰此逆者多以故舉事

於境內則吉境外則凶 筮曰筮者或以義說雖從可逆逆者人所不欲故作外事及人

則龜筮共違于人用靜吉用作凶

鄭曰龜筮皆與人謀

相違人雖三從猶不可以舉事 筮曰此或天時未可故靜以待之

庶徵曰雨

鄭曰雨木氣也春始 施生故木氣爲雨

曰暘

暘司馬又作陽 鄭曰暘金氣也秋

物成而堅故 金氣爲暘

曰奧

奧從大傳司馬

何休引同 鄭曰奧火

氣也鄭曰寒水氣也曰風鄭曰風土氣也凡氣非

土不處故曰時五者司馬作五是來備李雲

土氣爲風箋曰時承也時五者承來備各以其敘司

五氣也五行傳謂之王極來備各以其敘

敘作序箋曰謂王極修庶艸蕃無說文引

則木火金水土各以敘成庶艸蕃無

晉本無作庶箋曰言庶艸者一極備凶一

王極亦土氣也以生微爲驗一極備凶一

極無凶備當爲備慙也五行抵滯則生災有

一備必有一無若金曰休徵曰肅時雨若

沴木是金備木亡也曰休徵曰肅時雨若

傳曰貌必恭厥休時雨孟春朔令曰挺羣禁

開閉闔通穹室達障塞其禁毋伐林木仲春

朔令曰棄怒惡解役罪免優患休罰刑開闢
梁其禁田獵不宿飲食不享入不節奪民農
時及有姦謀季春朔令曰宣庫財和外怨撫
四方行柔惠止剛強九門磔禳出疫于郊以
禳春氣 箋曰雨者潤之所生故以象春人
貌宜澤而和因推爲木應也已自省又謹春
之月令時是若順也 曰艾時暘若 五行傳曰
順者不一雨亦是也 曰艾時暘若 言必從厥
休時暘孟秋朔令曰審用法備盜賊禁姦哀
飾羣牧謹貯聚其禁毋弛戎備仲秋朔令曰
謹功築遏溝瀆修困倉決刑獄趣收斂其禁
好攻戰輕百姓飾城郭侵邊竟乃令民畋醢
庶毗畢入于室曰時殺將至毋羅其苗季秋
朔令曰除道路守門閭陳兵甲戒百官誅不
法除道成梁以利農夫 箋曰暘者剛明故
象秋言取斷割不撓故爲金應也已修言因

謹秋

曰暫時奧若

五行傳曰視必明厥休時奧孟夏朔令曰爵有德賞

有功惠賢良舉力農其禁毋陸隄防仲夏朔

令曰振貧弱惠孤寡慮囚疾出大祿行大賞

其禁棄法律逐功臣殺大子以妾為妻乃令

民雩箋曰奧熱象夏視以光而疾故為火

應也已修視因曰謀時寒若五行傳曰聽必

謹已午之月令曰謀時寒若聽厥休時寒孟

冬朔令曰申羣禁修障塞畢積聚繫牛馬收

澤賦其禁毋作淫巧仲冬朔令曰搜外徒止

夜禁誅詐偽省醞釀謹閉關其禁簡宗廟不

禱祠廢祭祀逆天時乃令民罷土功季冬朔

令曰省牲牲修農器收秸薪築囹圄謹蓋藏

乃大儺以禳疾命國為酒以合三族君子說

小人樂箋曰寒斂象冬聽者內曰聖時風

景故為水應也已修聽因謹冬令曰聖時風

若

五行傳曰思心必容厥休時風季夏朔令

其禁治宮室飾臺榭內淫亂犯親戚侮父兄

箋曰風助氣象土思無不通故爲土應也

已省思因謹

曰咎徵曰狂恆雨若

五行傳曰

中央之月令

曰咎徵曰狂恆雨若

長事一曰

貌貌之不恭是謂不肅厥咎狂厥罰恆雨厥

極惡時則有服妖時則有龜夔時則有雞既

時則有下體生于上之病時則有青眚青祥

維金沴木鄭曰狂倨慢若順也五事不得則

咎氣來曰僭恆暘若五行傳曰次二事曰言

順之曰僭恆暘若言之不從是謂不艾厥

咎僭厥罰恆暘厥極憂時則有詩妖時則有

介蟲之孽時則有犬甌時則有口舌之疴時

則有白眚白曰舒恆奧若舒從馬鄭司馬何

祥維木沴金曰舒恆奧若休王充班固劉向

並同大傳作茶東晉本作豫五行傳曰次

三事曰視視之不明是謂不哲厥咎茶厥罰

恆奧厥極疾時則有艸媿時則有保蟲之變

時則有羊甌時則有目痾時則有赤眚赤祥

維水沴火鄭曰舒舉遲也言人君舉曰急恆

事太舒則有常奧之咎氣來順之曰急恆

寒若不謀厥咎急厥罰恆寒厥極貧時則有

鼓媿時則有魚夔時則有豕甌時則有耳痾

時則有黑眚黑祥維火沴水鄭曰急急促自

用也言由君急促太酷曰霽恆風若書引司

致恆寒之氣來應之曰霽恆風若書引司

馬作霧東晉本作蒙五行傳曰次五事曰

思心思心之不容是謂不聖厥咎雩厥罰恆

風厥極凶短折時則有脂夜之媿時則有華

夔時則有牛甌時則有心腹之痾時則有黃

皆黃祥維金木水火沴
土鄭曰霧見冒亂也
曰王皆惟歲卿士惟

月師尹惟日

皆從馬司馬同東晉本作省
五行傳曰王之不極是謂不建

厥咎替厥罰恆陰厥極弱時則有射娛時則
有龍蛇之孽時則有馬既時則有下人伐上
之病時則有日月亂行星辰逆行維五位復
建辟厥沴日二月三月維貌是司四月五月
維視是司六月七月維言是司八月九月維
聽是司十月十一月維思是司十二月與
正月維王極是司凡六沴之作歲之朝月之
朝日之朝則后玉受之歲之中月之中日之
中則正卿受之歲之夕月之夕日之夕則庶
民受之其二辰以次相將其次受之馬曰言
王者所皆職如歲兼四時也鄭曰所以承休
徵咎徵言之者休咎五事得失之應其所致

尙微故大陳君臣之象成王極之事箋曰

者鄉遂都邑之吏也民無眚師尹主其眚王

眚大爲歲之災師尹一日災耳記之以待補

救歲月日時無易箋曰無易者無眚也歲月

斥言百穀用成箋曰穀者又用明司馬又爲

卿士師尹峻民用章峻從司馬東晉本作俊

之治以明峻鄭曰其道得

卿大夫教造士者其家用平康鄭曰其美應如

民造士也章顯也箋曰此王極休徵也

此于王故大夫之家用安日月歲時既易箋曰

自卑以及尊故百穀用不成又用昏不明峻

推日以至歲

民用微

箋曰微衰也

家用不寧

鄭曰其道失則敗德如彼非徒風雨

寒與而已

箋曰

庶民惟星

箋曰星列宿也所以分躔次區

此王不極咎微也州域故以庶民象之有災祥則占其野欲知

方位則以中偏分度里然庶民不自眚故不

與歲月星有好風星有好雨

五行傳曰星辰莫同是離逢非

日同占診維鮮之功馬曰箕星好風畢星好雨鄭曰

風土也爲木妃雨水也爲金妃故星好焉中

央土氣爲風東方木氣爲雨箕屬東方木木

克土土爲妃尙妃之所好故箕星好風也西

方金氣爲陰克東方木木爲妃畢屬西方尚

妻之所好故好雨也是上十爲木入妻木入

爲金九妻故月離于箕風揚沙月離于畢俾

洵沲推此而往南宮好陽北宮好奧中宮四

季好寒也

箋曰此下別言地氣殊異有恒

風雨恒寒奧之地不闕休咎者也星地行軌

度所值離之地而有多風多雨者此非診也

乃惟分析氣候之事不可以占驗小數言之

今海島沙漠多風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

荆揚梁多雨是也

引有冬有夏有寒有暑鄭曰四時之間合

于黃道也箋曰日月之行謂地行也有冬

恆寒之地有夏恆奧之地此乃地南北

極暑有長短氣有溫涼非舒急所致

月之

從星則以風雨

鄭曰不言日者日之從星不

陰仍爲咎也月從星者五星各有月也驗五

星之月足明地亦行星行星故能自致風雨

氣不足則有風氣有餘則有雨也至于暘之

照地地無霧霽則見故王之不極厥罰恆陰

是也五福一曰富東晉本一曰壽此從劉德本

是人之所欲以尤欲者爲先極是人之所惡以尤所不欲爲先以下緣人意輕重爲次耳

苑引河間獻王云尙書五福以富爲始

曰壽三曰康寧鄭曰康寧人平安也四曰攸

好德鄭曰攸好德人皆好有德也箋曰攸

順謂之攸德以好爲愛好非也若人性皆善則亂世民亦好德人性本惡則好德乃民習

善事自天受之故謂之福福者備也備者大

順之總名王者思睿則致壽聽聰則致富視

明則致康寧言從則致攸好德貌恭則致考
終命箋曰成終言作事有終成命言子孫
從教言從作艾之所致也然則攸好德爲貌
恭之應五行志以爲視明致壽言從致康寧
思心容致
考終命
六極
極餘五事由王極致之故
列爲
一曰凶短折
馬曰凶凶終也鄭曰未配
六
凶短折思不睿之罰五行志云思心不容其
極凶短折傷人曰凶禽獸曰短艸木曰折一
曰兄喪弟曰短父
二曰疾
鄭曰疾視不明之
喪子曰折凶天也
三曰憂
鄭曰憂言不從之罰五
明其
三曰憂
行志言之不從其疾憂
四曰貧
極疾
三曰憂
行志言之不從其疾憂
五曰惡
鄭曰惡貌不
鄭曰貧聽不聽之罰五
五曰惡
恭之罰五行
行志聽之不聽其極貧
五曰惡
恭之罰五行

志貌之不

六曰弱

鄭曰愚懦不壯毅曰弱弱

恭其極惡

六極

五福不但行運氣性相感

故所以弱也

六極

無壅神安而保命故壽

以義言之

以思睿則

所以短折也聽聰則

若蒙則不通

殤神天性

所以短折也聽聰則

謀當所求而會

故致富違

而失計故貧也視

明照了性得而

安寧不明

以擾神而疾也言

從由于德故好

者德也不

從而無德所以憂

耳貌恭則容儼

形美而成

性以終其命容毀

故致惡也五行

志皇之不

極其極弱 箋曰

鄭崇說逆陽者

厥極弱逆

陰者厥極凶短折

弱者雖生如死

雖眾如寡

故爲大凶極有六

福唯五者王極

建則錫五

福弱不建之咎也

此六極者時亂

則民羅咎

聖哲在下位不能

自免故不日凶

咎而曰極

若王子晉顏淵是

短折也伯牛有疾

司馬牛憂原憲貧

巖蔑哀

駘它貌惡也然此
諸賢不得言弱

鴻范第十一

尙書十一